

228625

藏部工字位圖書

卷

〇八九〇九

周字

卷

〇八九一〇

周字

卷

〇八九七六

周字

卷

〇八九七九

周字



永樂大典

九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二十九

周 康王三

金縢祥通鑑前編癸亥康王元年甲子二年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朕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朕月三日壬申王朝月五日也宗周鎬京東文王之都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經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頒辭之也嗚呼父師惟父王武王敦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敢殯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武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此故述其原委也惟文王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康王經理也周公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述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故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

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乎無事乎一人類是以無是皆周公風化之
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衆矣。然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賦
厥職。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權衡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蓋道有所
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改爲政者。當觀時俗而爲之。是務。不可膠
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遺之教。之先之警之。至若陳
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平公之時。世號風移。老死
少長。莫不習禮樂。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存。正所當分科之也。蓋
不善者善。則民無所勸。衆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惟公懋
德克勤。小物獨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無
拱仰成。此述平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平公之下之元老。衆王
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懿大德。而稱其勤小德。蓋以風德自居。
則止矣。於小物而思焉。則亦罔斷矣。惟勉於德者。有謙亮而不怠。故於事
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得可謂親之祥。容之寶。而善於形容矣。又言
平公稱導四世。風采頌嘆。永保則著。小大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
之重。衆望之孚。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
之時。故我小子。無不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時付平公。以保釐之寄。故叙

其德業之盛。知平公之必能終此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鎮東都也。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款而
待之尊。體貌重臣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惡。東郊之政。由
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痛
不能為。益其善者之風。旌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為風俗無窮之
計也。其別惡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此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
之逆茲使之畏殊斥之醜。而慕為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
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因未
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甸中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
守。可以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壞。分
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公因時而申畫之。大先王井田之制。澮塗銀橫。溝封
有載。亦為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
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恒。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我。我聞曰。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遠。厥化奢靡。萬世同流。雖殷庶士。靡龍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儔將由惡終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列陳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皆有二利口也。驕溢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溢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實平常而我說異解今矜大休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歷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崇謂之無權法也。遂樂養之所移其能由懷者鮮矣。既不由權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惡夫大衆弊之化未有不侈靡者此古今同一派耳。此古人之論也。而竊歎庶士厚寵惟舊。事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歛化奢靡也。派而不反驕溢矜誇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類俗已之遠。或化厥訓。極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大。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開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庸寵。又承三紀庶富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開其邪益不可緩也。然所謂之者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

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之。當稽古以爲之說。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爲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則則激亂柔則容森。此化商之所以爲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道中。此所以爲德之允修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若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蒙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平公二厥弗強。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惡按自平公以復。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無能踐成終之命。我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父。總上文五風聲革舊俗中盡謹周而成其終。皆所以爲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五復世名者而熟德之隆亦豈大此康王所以望之者。恭相期以無窮。乃事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宣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

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國無事不存。未嘗以威德廢也。惟平公先刻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惟平公多嘉之積。則或以商民之棄商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履祥按。既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設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道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使。故億兆之心。如林之棘。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既。國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討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述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敎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浴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復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高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革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高而化之不以其忘高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遺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珍噫是持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漢鄭之俗誹魏之俗蓋齊之俗詐獨東周之風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于首岡是為考公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無子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年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五年未詳孰是楚子謂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注楚始封者與呂級齊太公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樊父晉康叔之子禽父始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萆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為煬公二十有一年魯侯蒯茅闕門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首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蒯茅闕門世本曰煬公使魯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史記曰成康之際

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楊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猗猗諸家
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闕非與，其說與今傳不合。而楊雄又以頌聲為
康王時矣。詩今皆不取。魯陽公薨，子寧嗣。是為幽公。少微通鑑：康王諱
釗，元年初王卽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太平御覽：帝王世紀曰：康
王元年，釋喪，是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
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述異記曰：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
一城，號為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
合，村人以為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廼歷名山不遠而
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
之號，城又以釗為稱，斯言將有徵。兼金合璧事對：繼嗣。書：顧命曰：皇后
德，王几道揚末命。今汝明訓，萬信。史：周本紀：成王崩，二公平諸侯，以太子
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
以萬信臨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天子書：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
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一人書畢命，歷三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
一人以單習治，持孝至成，問奉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親詩及書，溫溫乎
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注：言由成王以

恭讀習為治息民左昭二十六年康王息民並遣母弟以藩屏周敬之書
康王詰分王狀之其繼紹 欽若成烈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
政以義繼明德書康王之詰此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注康王以義繼
先人明德治民 以康四海尚書畢命中書郭所撰周時守以康四海僅
克安民周周語下及文武成康僅先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
大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澤潤生民 當畢命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訓
化頑民同上茲收頑民還于治邑當通王室成化厥訓用人 一二臣衛
書康王之詰賈誼奏主無節曰一二臣衛狀執壤奠一二伯父上令于一
二伯父尚齊暨顧駿爾先公之臣朕于先王群臣陳戒上太保暨芮伯成
還相將皆再拜稽首注家宰與司徒皆共群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
以內見外畢協賞罰書康王之詰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數定厥功公弼亮
率下上惟公懋德克勤小物躬亮四世正己率下罔不悅師言嘉績多子
先王于小子無拂仰成命父師而保薦書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薦
衆卿居芮彤畢皆敬保書顧命成王乃同召大保與芮伯彤畢畢公衛侯
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公其訓命汝王云用敬保元子劉弘濟
于報畢恭遠能過安勸大小庶邦侯甸男衛用奉恤上康王之詰王若曰

廉拜使旬男衙門于一八創報治王女周奉恤厥若治平 有鄭官之親
在昭四平康有鄭官之親戚周郊之保書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
周郊送分別民之居里與其善惡咸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賊偶周室皆
施康王仰成 治既歷于三紀虞已及于四方 世治恭和之作民騰歌
頌之聲 葉國空而恩洽百姓鄭官制而推行列侯 民裕仁壽天下安
寧 四十平而刑不式因底國空十八王而民免憂蓋由基積 變世移
風柔遠能通 追姬旦之勤勞有畢公之獨亮 慎時守以康四海教天
威而軌四方 公赫賁罰之傷大矣風聲之樹 敬敷天威之忌勤勤德
政之為 四海無虞已見頌聲之作一心懋德吏期光訓之揚群書是用
事對 習治揚 仰成書 刑措文 德修書 道洽政治書 世變風
移書 事實 道 實修天道詳德順德書康王之誥王義嗣德汪康王以
義順先人明德 書畢命世保之家群先由權以湯浚德實修天道禮義
群先由權詳德順 書畢命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政治書畢命畢公保厘
東郊曰政由俗革稽古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法祖以義順先人明
德詳德順 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基業史周紀宣文武之
業臣下同心 書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君臣相須書康王之誥王若曰

令子一二伯父為膏鹽顯政商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封建在昭二十六年
康王患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事乎文武之功朝觀書康王之
詰康王既尸天子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單公率
諸侯入應門右皆布東黃朱紫稱奉圭冊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燹莫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各拜告戒上康王既尸天子還諸諸侯作康王之誥大
保暨芮伯咸進相稱皆再拜稽首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甲成之會惟周
文武誕受夏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單協賞罰貶定厥功周敷道後人休
今王敷之我烈皇六師無壞我萬祖奉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劉報詰威武張皇六師詳告永風俗書華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禍祿
書華命予小子永膺多福反說後皇后傳政樂王晚朝關昨作誠體題息
民樂拱克安道洽明德立治仰成安民賦偶垂拱成世盛成慶基
習治華且措刑成時大條崇而庶尹成事華公保而賴民允釐基
忠厚之澤而錫若太和之治襲盛成之運而洋溢歌頌之聲多福永膺
而民自潤澤一人以寧而風因變移道洽政治非止一日機刺樂作復
隆此時敷定之功芮伯敢告保釐之後華公實維賦隔我其德予馮衍
周名於顯志習其治也楊雄兼述於觀詩攔江網體字垂拱元和措治

仰成 道洽政治 世變風移事實 道 升降言革命道有升降三后

叶心德 嗣德康王之語王義嗣德允修革命厥德允修懋德同上惟公

懋德允勤小物惟德見下仁義仁義 惟義革命惟義惟德月乃大訓義

嗣康王之語見上嗣德注仁誼董仲舒策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源禮樂

皆在群卷張籍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頌聲清刑法志成康刑措不

用頌聲遊舉仰成書革命于小子垂拱仰成有常政貴有常政治道洽政

治澤潤生民並同上勲名 無窮之開革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開基業 無窮之基見上勲名宣文武業史周紀康王宣文

武之業遂諸諸侯康王之語康王既尸天子遂諸諸侯獨告諸侯史記康

王即位獨告諸侯君臣相須 心在王室康王之語雖爾身在外乃心同

不在王室爾奉恤厥若無遠翔于左畢公保釐革命君臣同心 三后協

心革命稽古 由古訓革命法祖 答揚光訓顧命契和天下用答揚文

武之允訓欽若成烈革命繼明德以義繼先人明德宣文武見基業敬天

敬志天威顧命眇眇于太小子其能而孔四方以敬志天威朝覲 奉

圭兼幣康王之語封建 謹封守革命風俗 風移革命民罔攸勸書革

命不賦朕賦民罔攸勸尚俗靡靡革命通類 予一人以寧 澤潤生民

並革命反說 敝化革命敝化奢麗成康無金合璧事對 聖智運四子
講德論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徽臣之力也先王曰非有聖智之君
惡有甘棠之臣安寧史周本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而
不用明王詩民勞疏父武成康俱為明王至政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
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樂對之世是也王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
太平前禮樂志王吉曰臣願大臣述舊禮明王制設一世之民購之仁壽
之域俗何不若成康注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四世書革命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獨亮四世注言輔佐父武成康四世為公卿載德後湯紂乎敘
遵作顯志賦云云頌成康之載德考冰南風之歌聲習治見前治隆前嚴
安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由禮備禮儀志成康由禮行道
孟勝文公下書曰石顯載文王漢石承代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
缺注文王太顯明王道武王太端承大光烈佑我後人謂成康皆行直道
無邪缺也此周公輔相成撥亂之功也美矣前景帝贊周云成康漢言文
景美矣卓然新太宗贊曰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
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十有七百餘載傳七十
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治平其化行荀仲尼文王

疎四武王誅二周公華案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注言化行刑措入和洽唐陳子昂傳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和洽化致昇平隋音樂志上傳日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昇平刑措而不用也教通四海前武成謂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措刑不武前仲野制曰成康不武四十餘年注師古曰武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無諫上其化行注不由凝網晉刑法志及周氏臥威定霸一匡元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也後世追配聖哲隆化吳志賀邵據結時以政事日獎邵上疏曰云云陛下昔紹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實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寬仁興俗前徐樂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欲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作而成康之俗來必不復興也漢景齊美魏曹植景帝贊景帝明德彌大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徭薄賦百姓昌熾風移俗易齊美成康齊主緬追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米念冠緬追刑厝注良曰克盡其水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水念之周成王康王刑措不用措置也故追追之緬遠也魏帝追望魏明帝紀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不犯周人刑厝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

之風選乎何相去之遠穆王守遺緒書君牙謗王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宣王法遺風史周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
遺風諸侯復宗周貢禹言不復興前貢禹字少翁元帝即位云云禹言自
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
度而任和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班固云未可致前刑法志順稽古之制
成時雖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歷幾可及漢文玄默擬其述
晉王敦字處仲建武初教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雖以文
帝之賢續承漢緒清虛玄默擬迹成康魏常聖明繼其隆大遂魯子建承
自該表今陛下以聖明統世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方朔對彼未足
諭前東方朔武帝時常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
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居易稱此無以出新唐白居易樂天元和元年
對賢良策云云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繼天下之亂玄宗以聖人之德致
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達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
初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
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下斯睦樂達在下內外和平所
以偃兵而為邦行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勳植之類照曜而自遠焉雖成康

文景之治無以出於世矣。納諫憂政，道其庶幾。前漢之季，長信宮中，時上頌曰：云云。願陛下遵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義，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忌成康之道，其庶幾乎歷千載事言之尚難。前漢方朔充辭，為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為難言也。雜對：非道不言，非南子主術，則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哲之訓，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有岐陽之蒐，左昭四年，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宮之朝，追周公之勳，禮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勞，欲尊魯享文武之功，賦偶文武世降成康治隆，人心去而教墮，天監問而周熾，自豐鎬之間，已善其政，建康康之世，久留其治，夷羊在牧，託號邦驚，獨鳴岐瑞符周代，然文武受命，肯定于天下，至成康繼緒，克安于海內，則大歷服建無窮基，禮樂興而制度立，教化漸而仁義流，世屬無誅之世，時丁不武之時，繼緒嗣王，仰成小子，治平無拱仰成之日，惟于中人，太平飽德之時，在我小子，撫蓋成之運乎，垂拱之休，晏晏空罔之化，洋洋義路之聲，指世安寧之域，躋民仁壽之鄉，為邦成休而聚大和會，四方無虞而民迪吉，康然三百歲治，甚隆。